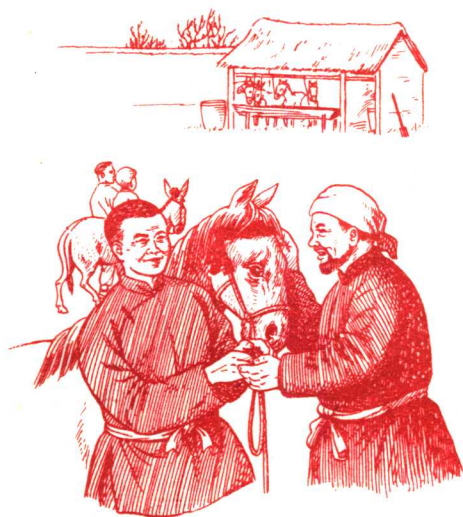


擴社

王榮偉 著



新文藝出版社



新文藝出版社

• 1956 •

廣 社

王 榮 偉 著

*

新 文 藝 出 版 社 出 版

(上 海 康 平 路 一 五 五 號)

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零壹壹號

永盛協印務局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總經售

*

書號 939

開本 787×1092 耗 1/32 印張 2 1/2 字數 49,000

一九五六年三月第一版

一九五六年三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數 1—100,000 定價(6) 0.24 元

目 次

監察委員	1
响午	12
理事主任	21
牛	30
擴社	43
后記	76

監 察 委 員

推选監察委員的社員大会上，她一听有人提出“趙秀珍”这三个字，立刻臉發熱，手脚也不知往哪放才好了。

这个十九歲的女青年团员，这时心里也不知是怎么一股子勁。想要站起來，說声“我不行！”可身子沒動彈；“选我，我就做！”这意思，她也沒有。說实的，她是進退兩难：做吧，怕勝任不了；不做吧，却說不出推却的理由。这样，她只好紅着臉，埋下那双大眼睛，擺弄着自己的髮辮，不声不响的坐着。

“贊成！”

“行，她行！”

在这同时，大伙也正在核計着。看样子，选秀珍做監察委員，大多數人是願意的。要不然，有人一提出她的名字，决不会这样你說“贊成”，他說“同意”；沒等表決就有人直举起手來。

秀珍这么受欢迎，不是沒原因的。論起來，这得打兩方面來說。社里的一多半人，特別是像团支書李玉成那样的年青人，願意选秀珍做監察委員，是因为覺得她做这个能行。他們摸得准这姑娘的脾性：別看平常日里不論做啥，臉上總是掛着笑容，看上去“一好百好”，可是她要是一遇着不对勁的事，是

真能拿下臉來批評，那真是一點沒顧慮。這樣人，做社里的監察委員，自然够格。

另外一小半人，特別是像秀珍舅舅龐恩德那樣老头子，願意秀珍做監察委員，是因為覺得她做這個合適。說起來，這就有個小心眼：這姑娘雖是個直性人，可到底還是個年紀輕輕的孩子，這樣，遇事總能好辦一點。這樣人，做社里的監察委員，自然合適。

這一來，會場上就滿是同意的聲音了。

社主任看這情況，雖然心中也怕秀珍因為年青，担不了這個大責任，可又一想，秀珍倒也是個能幹的姑娘，再加上羣眾擁護，這也就差不多了。於是，便又介紹了一下秀珍的優點，也表示同意。

事情定了局，表決的時候，全數通過。社主任帶頭給秀珍鼓掌，還說了句笑話：“打現在起，秀珍這個監察委員，就算上任了！”

會後，主任把秀珍和玉成留下了。他看了一眼這兩個年青人，見他們微背着面，笑着說：“你們都坐啊！”

他囑咐了一下秀珍，最後一句是：“……做這工作，就是得處處想到大伙，事事想到全社！”

秀珍點了點頭。

他又交代給玉成，說要他多幫助秀珍，玉成望了秀珍一眼，說：“我應該盡力！”

“對呀！你是團支書，還有……秀珍工作搞不好，你也有責任！”主任摸了摸自己的短鬍子，半開玩笑的說。

兩個年青人，沒再說什麼，只是臉紅，又笑了笑。

打會場走出來，玉成送秀珍回家。兩個人走的挺慢，可沒有說話。到秀珍家門口的時候，玉成只說這麼一句：“秀珍，往後把勁鼓足，做這個工作，有困難，多找我，多找主任！”

秀珍點了點頭，“嗯”了一聲，想說些什麼，又沒出口；只是告訴玉成：“……你回去吧。加小心走東大院門口那條水溝！”

夜里，秀珍翻來覆去睡不着。當選為社的監察委員，特別是社里剛有監委會，只是她一個委員“開山”，這使她的心不能安靜下來。不是別的，她是怕個人做不好這工作，盡不到責任，那樣，就白白辜負了社員們的信任；再說，社主任和玉成對自己可是囑咐了又囑咐……

可是，她又想到了社里人選自己的那股熱乎勁，想到了主任和玉成，心里也就坦然了。“……我盡力做，不怕它做不好！”她想。

“……做這個工作，就是得處處想到大伙，事事想到全社！”在心里，又叨唸了一遍主任這句話；慢慢的，她睡着了。

事情可也真湊巧，秀珍一開始工作就有了挫折；真好像出車剛趕走一步就打濕了一樣。更難辦的，正是她自己的舅舅。

龐恩德這個人，哪樣都好，可就是有個毛病，心眼小，愛打小算盤。這天，他打算給自家那兩口豬搭個棚子，可就是少一根木頭做樑。他挺着急，眼看近夏天了，雨水一勤，豬沒棚子還行嗎？於是便各處想辦法。想着，想着，就想到社里了。他一拍大腿，心中叫到：“嚶，社里準備搭碾道棚子那些木料，拿一根來，正好！”他也想到那是社里的，個人動不得。可又一想，這

是微不足道的小事，少根木头，社里不算啥，可就把自己成全了！

这天傍黑时候，他来到了社的院子。社员们割了一天地都回家歇息了；院子里没人，静的很。

龐恩德在院子里轉了三个圈子，眼睛盯着西厢房南头那堆木料。“嗯，那根正合适！”选中了一根，他又四下看看，见没有人；於是便抖抖索索，拿了一根木料，扭头就溜。

“幹啥呀？舅舅……”

一出大門，他就听见了这个声音。抬头一看，又忙低下了头，只觉浑身像是發紧，不得劲。“噗登”一声，那根木料落在地上了。

“舅，你老幹啥？”

秀珍对着他站着。她的臉漲紅了，眼睛直看着他，态度还温和，可是沒有笑容。

“我……我借根木头……使使！”龐恩德吞吞吐吐。

“啊，”秀珍嘴上应了一句，心想：“借木头为啥这样子？莫不是……”便又说：“和保管委員說妥了？”

“哦，沒……还没說！”龐恩德打了个冷战。

“这哪能行，不通过保管委員，不能動社的东西；說借，可誰也不知道，这……”秀珍的声音提高了些。

“誰也不知道？那我就告訴你这个大監察委員吧！”龐恩德沒好气的說。

他已經穩定了下來，心想：“自己的外甥女，沒啥。”可一見秀珍一个勁不放松，他老羞成怒了：“好啊，外甥女管起舅舅來了！”他覺得，秀珍这丫頭真够糊塗：社里的一根木头，你能

攤上幾個大錢，何苦多管閒事，操這分心；再說，你得看看是和誰呀，唉，親骨親肉……

“舅，話不能那麼說——”

秀珍聽他的話，知道老头子生了氣；她心中老大不高興，但還是放軟了聲音，想解說幾句。可剛開口，就叫龐恩德的聲音打斷了：

“行了，行了！都是我對？……你治啥罪，我就領啥罪！”說罷，扭身就走了。那根木头，扔在門口了。

“舅！……”秀珍叫了一聲，望着那逕直走並不回頭的背影，呆住了。

“這樣老人，拿不是當理……”她心想。

她有點發怔地站着，足有一袋煙工夫。天黑了，門口的風挺尖，吹得她有點發冷。

她心里不好受。自從當選為監察委員，挨“碰”這還是頭一回；可偏偏又是自己的舅舅。既是親戚，就該對自己多幫助，可是這……竟帶頭破壞社的紀律。自己對別人不講私情，對舅舅就該例外？她覺得她做的對，應該這麼做。可是她也為難，舅舅總還是舅舅，那麼大歲數了，雖是有點小毛病，可也沒啥不好的地方。她多少有點後悔，方才自己說的似乎太直了，也許老头子會受不了。

過了半晌，她身子動了動。覺出天已經黑了，她哈腰撿起了那根木头，送回了原處之後，走回家去。她打算明天把情況反映給主任，再跟舅舅好好說說。

她走到了自家窗戶跟前，听里面正有人吵吵嚷嚷的說話。

她心里一動，忙站住腳，就聽見：

“啊，真的？這丫頭太不知好歹了！”是媽的聲音。

“嗯，說出來你還不信！你算有這麼個好女兒，行啊！”

“你也別責怪她，還是小啊……”

“哼，說了半天，你們娘倆是一條藤上的！”

“她舅，……唉，這死丫頭真混！”

“混？那不是明白人！遇事向着社里，不向着親舅舅！”

秀珍站在外面，听前面那些話，她心中禁不住好笑；她忍着，想再听听舅舅說什麼。可是听到后面那一句，她覺着這話十分不順耳，於是挺身走進了屋，一邊說：

“舅，你老這話可不對！社是大伙的，也有你老一分，我向着社，還不是向着你老！”

“你是咋說咋有理！”

突然見秀珍闖進來，龐恩德不由一楞。他來找秀珍媽，意思是想讓她數落數落女兒，好讓秀珍向他認個錯，事情也就算壓下了。可是听秀珍媽的話因，却難找出這個意思來，這不由得使他先不順氣。秀珍進來，又說了這句話，更使他來勁了。說了前邊那句話，站起來就想走。

“秀珍，你也真夠混的了！怎麼沒大沒小……”媽真有點動气了。

听這句話，秀珍想要再說的話，壓下了。她不再吱聲，坐在南炕沿上。

龐恩德腳剛要跨出中門的門坎，听姐姐斥責了秀珍一句，心想乘這機會把“面子”找回來，於是便站住了。

屋子裡沉默好一陣子。

龐恩德面朝着外屋，等了一陣工夫，不見動靜，心里真憋的慌。他覺得很不自在，便故意把門弄了一個很大的响動，唧噥了一句什麼，走了。

走到房門口，他聽見屋子里傳來的聲音：

“……媽，您說舅舅那事做得對嗎？”

“唉，不對是不對呀，可你……”

他猛覺得像挨了一棒子，差些攢倒。心里頭，火又上來了，他本想回轉去鬧一場，可又覺得自己似乎短理……。

屋里頭，娘倆正在嘮扯着；到後來，竟有了笑聲了。

可是，在這件事發生以後，秀珍的心上漸漸添了煩惱了。舅舅對她總是憋着一股勁，這使她覺得挺難办。

那件事，她反映給主任後，主任個別找龐恩德嘮了一次。龐恩德雖也是認了錯，可對秀珍却生着氣。他不登秀珍的家門，看着秀珍，面對面，和他說話也不應。

媽雖說和她一條藤，可也是埋怨她，不該把這個老舅太爺得罪的那麼寒心。

社里人雖然大多都稱讚秀珍做的對，可也有些老社員背地說些帶刺的話：“積極就六親不認了！”“新官上任三把火，拿舅舅開刀了！”……

這些話，刺着秀珍，使她失去了笑容。本來，這些冷言冷語，是滿可以不管它的。可秀珍的脾性又烈，有啥事總愛明說明講；背地亂說，當面不提，她最不願意。

這天晚飯後，玉成約她到場院南頭的那棵樹下嘮嘮。兩人在樹底下坐着，起先都沒開腔。

日头压山了，雀子們正在噦噦喳喳叫着回窩。

“玉成，这个監察委員我是真不想……” 秀珍低声說。

“怎么？” 玉成知道她的意思，但仍問她。

“我不願再做了！”

“这是为啥？”

“难道你还不知道？”

“啊，你是为的怕有人說閒話。” 玉成頓了一頓，“怪不得这些日子你悶悶不樂。”

秀珍沒吱声。

“秀珍，做那件事你是不是有點后悔了？” 玉成輕声問她。

“后悔？我觉着做对的事，从不后悔！” 秀珍干脆地答。

沉默了一会，玉成說：“这不就得了。做对的事，不后悔，也不用怕別人諷言冷語，因为做的事对嘛！” 他又說：“你想想，做那件事你沒顧慮，做完了听兩句閒話，又有什么了不起？”

“是啊，那我倒是明白。可舅舅……” 秀珍微紅着臉說。意思是她和舅舅的關係不好，这總是使人心煩的事。

“这个你也不用担心，” 玉成告訴她。“主任已經研究了这情况，觉得眼下有的社員还是不‘以社为家’，所以才有人不守紀律，才有人說閒話，社里正在想办法解决这問題。你舅舅也不是糊塗人，慢慢就好了！”

秀珍點了點頭。

“这回，你这个監察委員还做不做？” 見秀珍點頭，玉成这么問。

“……方才，我不过是对你說……” 秀珍低着头說。

“对我？……对誰也不能說那洩勁的話！”

兩個人，面對面，笑了。

这天，社里開了一個評“愛社模範”的社員會。一開始，大伙就吵吵嚷嚷的提名。不多會，選出了五、六名。有的遵守勞動紀律好，有的是愛護社里的東西……。提到秀珍的時候，聲音特別響，有的人還加了一段介紹：

“咱們這個監察委員，可真夠格。社里的大物件、小物件，大事、小事，她那樣都是掛在心上！”頓了頓又說：“特別是，她大公無私，對……”這人沒說下去，但大伙心裡都明白。

“對，她真負責任！”

“她夠上個‘愛社模範’！”

大伙說着，又拍起掌來。那情形，比選秀珍做監察委員那回還熱烈。

秀珍呢，她比上次更不自然，脹紅着臉，不抬頭。她心想：“做那些，算得啥？……”

主任喊大伙靜下來，笑着說：“現在，咱們請‘愛社模範’秀珍同志講話！”

秀珍更不好意思了，她在人們的鼓掌聲中站起來，望了一眼滿臉笑容的玉成，說：“我也沒啥可講的，往後……我更多盡力！”

大伙又鼓起掌來。

這時，忽然有一個人，猛站起身，沖出了屋子，大伙忙一看，原來是龐恩德。

龐恩德也來開會了，他坐在靠房門的一條凳子上。不知為什麼，會一開始，他就覺着不得勁！人家提模範，叙說那些

愛社的事，他總是覺着那里有個意思：“……不像那樣的社員，把社的東西往家搬騰……”雖然沒人這麼說，他可總這麼尋思。

一提到秀珍，他更有點坐不住了。有人誇獎秀珍一句，他就覺得是在批評自己一句，後邊那一句：“……她大公無私，對……”，使他差些沒馬上跑出屋子。又挨了一會，可實在坐不住了。

到了街上，他仍然悶脹脹的。

“唉，老糊塗！——人家都一心為社，可我……”他懊悔的想着。

散會後，玉成背地告訴秀珍：“你去看看舅舅！”

秀珍走向舅舅家，在大門口，她稍站了一會。

去見舅舅，使她有點犯難。這些日子來，特別是方才的會上，使她知道自己做的那件事是對的，所以心中根本沒啥顧慮；可是她還是怕舅舅仍然想不通，闖進去會使他生氣。

稍遲疑了一下，她走進院去。

到房門跟前，她看見舅舅正坐在南炕上，歪着西牆發呆，他還沒看見她來。

秀珍放慢了腳步，院子裡的狗認識她，本來沒咬，可她故意喊了一聲：“狗，別咬！”

龐恩德在炕上聽這聲，猛地扭過頭來，但立刻又把頭扭回去；隨着身子一動，要下地的樣子，可又支撐住了。

秀珍這時卻走進了屋。

“秀珍來了，坐吧！”多虧屋裡還有個舅媽，要不然保管客住。那舅媽，倒挺熱心，見秀珍進來，忙倒了一杯茶，又拿個

秀珍答应着，笑呵呵地坐下了。

沉默了一下，秀珍開腔了：

“舅，你老还生气吧？……那天，我态度不好……”

龐恩德抬起頭，嘴張了張，可沒說出啥。

秀珍往前湊了湊，又說：“都怪我年青，說話太硬……”

“不，还是……怨我老糊塗！”龐恩德勉強說出这么一句。

秀珍的眼睛閃着驚喜的光，一時，再也找不到適當的話了。

“你來的可正是時候，你舅舅就等你呢！”

舅媽这一句，使得屋裡有了笑聲。空氣融洽了，慢慢的，舅甥倆嘮了起來。……

“嚇，舅甥倆嘮的挺熱乎啊！”

猛然響起了这么个聲音，屋裡的人抬頭看時，原來是主任和玉成走進來了。

一九五五年四月

晌午

晌午头上。

在这家大車店的后院子里，地上蒸散着白色的雾气，特别是靠西边馬槽一帶，草糞上白蒙蒙的一片。院子南牆下边的積雪都溶化了，雪水南流北淌的，眼看就要“春分地皮干”了。

林永仁在这后院，把牲口餵上了，收拾好車上的繩套，動身到前边屋子去吃飯。

这个四十多歲的莊稼人，長着粗壯的身板。他是楊家堡農業生產合作社的車老板子，是在头半个多月，到这縣城里來拉脚的。他們來三輛車三个人。刘增財赶头車，他过去在外边闖蕩过，見過世面，拉脚的事歸他聯絡，所以算是組長。还有一个人是陈老二。

虽然一人赶一輛車，可是要論吃苦，却都是林永仁的事。像每次歇晌、卸車的時候，那兩個卸完牲口就進屋吃飯，餵牲口、收拾車的活，都留給他。

他对这个，並不在意。因为臨出來時候，主任囑咐过他，要他好好和这两个在一起。他心中也明白：自己是戶貧農社員，另兩個一个是中農戶，而另一个刘增財却是个“二八月”莊稼人，在早挑过“入股繩”，虽说眼下在社里务正了，可也不大

踏实。和这样两个人出門，他是加小心的。再者，出門在外，總得取个和气。

可是，林永仁漸漸也覺着不大得勁了。刘增財这人不大好相处，有點得寸進尺。起先，他要經手攬車脚这些事，永仁尋思他会算能張罗，便讓給他，掙來的脚錢也放在他那里。后來，到了該回村的日子，他主張再拉五天，永仁也依了他。五天到了，他还要再拉几天，这就和永仁發生了爭執。

永仁和他說：“該回去了，因为按節气來說，社里是得送糞了。拉脚是搞副業，可不能耽誤了种地。”刘增財不同意，他說：“眼下車脚还挺好，干脆就再拉下去，反正是拉一天有一天的脚錢，这不也是給社里增加收入？”

最后，刘增財佔了上風。这是因为中間还有个陈老二，他倒在刘增財那边，一个人扭不过倆，永仁只好再讓步。就这么的，一直到如今，刘增財还是沒有回村的意思。

林永仁一想起这事來，心里真着急，可是他又没办法。“硬逼他們回去？”他剛一这么打算，又一想，別伤了和气。說服動員吧，那两个人的嘴是比他能說会道的，自然又沒效力。他只好也隨声唱和，拉一天脚，第二天又出車……可他心里是真煎熬的难受。

現在，他一边走向前屋，一边还在想这些。

小飯館一到晌午，買賣要兴隆一陣子。沒等進屋，嘈雜声和飯菜味，就到了耳朵、鼻子里；伙計們用假嗓喊着的，大司务賣弄地敲着大勺。

林永仁跨進門，立刻就有一个伙計走上來：“來，你老！里边……”永仁应了一声，他走向了屋子的西北角。